

近日笔者翻阅旧报,读到一篇标题颇抢眼球的短文《正襟危坐椅》。作者说他的“书房里有一把椅子,椅子缺了一只脚”,“从此,这把椅子便‘不稳定’起来,稍有不慎,便会倾斜乃至使人摔到地上”。但“我却打算换新的椅子”,其原因,“最主要的是,只要坐上这把椅子,我便不得不‘正襟危坐’,而不可有丝毫马虎。这样,在读书的时候,就可以使精神注意力集中,专心吸收知识,颇有益处。”作者由此联想到“古人头悬梁,锥刺股;我就姑且用一把‘正襟危坐椅’吧!”

由此,笔者不禁生发另一种联想:这“正襟危坐椅”,不也是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可或缺的一把“座椅”吗?

自古以来,人们就把官位比作

“正襟危坐椅”

梁牛

“交椅”,因而谓之“处座”、“厅座”云云。笔者想,假如让这些“处座”、“厅座”的“交椅”都能像这把“正襟危坐椅”那样,坐在上面必须正儿八经地“慎之又慎”,“而不可有丝毫马虎”,那么,官员们便不能“优哉游哉”,更不能“随心所欲”,更不能“为所欲为”;而只能“廉洁从政,勤政为民”,而只能“求真务实,力戒浮躁”,而只能“恪尽职守,当好公仆”了!

今年6月,习近平总书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:我们必须看到,面对世情、

国情、党情的深刻变化,精神懈怠危险、能力不足危险、脱离群众危险、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,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,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“四风”上。我们要对作风之弊、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、大检修、大扫除。

笔者认为,习总书记的话就是对这把“正襟危坐椅”最好的诠释。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“正襟危坐”在自己的岗位上,为政清廉、勤勉服务于人民,坚决摒弃“四风”,否则,这把“交椅”是坐不住的。

党和人民在监督,但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坐好、坐稳这把“正襟危坐椅”!



筑巢心思

黄柏生



清晨,沿景区的林从小径前行,忽听得扑楞楞声响,接着有一物飘忽下坠。一瞥,是一草团;捡起一看,竟是一只精致的袖珍鸟窝!

檐下燕窝,树端蜂窠,平常至极,但掌中的这一款,堪足观赏把玩。其造型酷似贮存围棋子的钵盂,扁圆玲珑。通体一色嫩黄,建材一律选用芦苇顶端已扬尽絮花的极细柔条,松软而有弹性。这样的实材要是叠成床垫,一定比席梦思还舒适。其制作工艺也堪称精湛:无数规格齐一的柔条,漩涡似地围兜成钵状,无缝对接,不见枝端散杂旁逸。回家用微型秤一称,净重7克,高6厘米,内直径8厘米。

我对鸟窝素无见识,问遍景区农工,也不能据窝定鸟。不过,从窝的大小不难猜测少许。想必营造者是体态娇小、涉世未深、才建门户的“单漂”。从全窝建材选择的高标准和匠心独具的工艺水平,足见这只袖珍鸟的智商和品位都颇高。它似有洁癖,许是新筑甫成,良宵未度,窝内不见一丝细茸羽丝的留存,净洁崭新。惜乎小鸟是唯美至上者,它倾力凝神于营造款式和整体的光洁,却忽略了至关重要的选址定位的坚固度(我若懂鸟语,一定守株以待,建议它学习蜘蛛结网,进退有据,四方牵连)。你瞧瞧,随着它“扑棱棱”一声冲力稍大的腾飞,竟致千辛万苦搭就的“星级”安乐窝坠落!

我甚为之惋惜:小不点儿的袖珍身量,全凭一柄短喙张罗,要把采撷自四方的成千上万条细枝围兜成形,没有精工填海般的坚韧和执着,哪能出此精品“楼盘”?小鸟也一定会后悔不迭,痛惜得泪流满面吧!

我捧着这小鸟的爱巢,逡巡前后,简直想上树了。一位农工老弟劝道:你帮不了忙。巢空了鸟飞了,不会再来了。轻轻叹一口气,只得把这精致的袖珍鸟窝带回了家,收藏在玻璃柜中,与“珍品”同列。

唐代孟郊有诗曰: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”这是慈母心。小鸟筑巢的心思亦复如是,其殷切、细密同样感人啊!



我国一代乒乓名将庄则栋去世已有半年之久,在他去世后的半年里,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有关庄则栋“家谱”的版本真是勿少,特别是披露了庄则栋是显赫家族的公子,是远东第一大班哈同后人的消息后,关于他的身世之说就传得更加离奇,但不是“缺胳膊少腿的”,就是道听途说的,至今没有一篇是完整的。

由于我的社会关系,从小就从外祖父他们的述说中了解了庄则栋的身世。今天,我向关心他的社会各界人士,向愿意更多了解庄则栋家事的网友们,提供这篇有关庄则栋先生简单而又久远,但却是完整而忠于事实的“家谱”:

时间追溯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,那时可是哈同花园的鼎盛时期,女主人罗迦陵正在思考一件大事,就是她大女儿罗馥贞的终身大事。那时的罗馥贞聪明漂亮,长得就是一位外国美女(有不少人私下说:罗馥贞很像年轻时的罗迦陵)罗迦陵想:我的大女儿要嫁也要嫁个像模像样、门当户对的,决不能让我的女儿吃亏。罗迦陵想既不能让自己的爱女儿嫁,又要找个放心能干,能和女儿般配的男子,共同

生活在哈同花园里,来管理庞大家业和资产。她想到了自己看好的男青年庄惕生,对,就是他!就这样,在罗迦陵的亲自关心过问下,由她做主出面把罗馥贞许配给了庄惕生。老太太是很喜欢庄惕生,一直看好这个“潜力股”女婿。

罗馥贞嫁给了庄惕生,他们两人婚后共生育了四个孩子,老大儿子,取名庄则敬;老二儿子,取名庄则忠;老三女儿,取名庄则君;老四女儿,取名庄则熹。

婚后,庄惕生与罗馥贞恩爱,工作认真负责,深得罗迦陵的喜欢。不久机会来了,由于哈同这个精明的商人到处收买地皮,他在北京买了不少地产,那叫谁去管理呢?哈同、罗迦陵夫妻俩想来想去,决定委派大女婿庄惕生去北京,分管北京的“哈同花园”。就这样庄惕生“公派”去了北京,当然,罗馥贞也随之而去。在北京居住的那段日子里,一家人其乐融融,尽享天伦之乐。老大与老二兄弟俩,从小就

显示出喜欢演艺事业的天赋,老大爱上舞台表演,老二对舞台灯光极感兴趣,再加上北京的语言环境的熏陶,为他们日后回到上海后从事演艺事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,成了上海文艺界的著名艺术家。

在北京的那几年里,罗馥贞经常回上海,参加哈同花园里的喜庆活动,特别是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,罗迦陵的生日,作为大女儿的她必到。再说罗馥贞从小生在上海养在上海,不适应北方干燥的气候以及饮食……到后来,她来上海的次数多了,时间长了,她执意要回上海生活,最后她还是带了她的儿女们回到了上海定居。

罗馥贞走后,庄惕生一人在北京的生活和工作难免孤独,庄惕生与他身边的雷女士产生了爱情,为此他特地来到上海,在征得罗馥贞的同意后,回到北京与雷仲如女士结婚并在北京定居。庄惕生与雷女士结婚后,生育了二个孩子,大儿子,取名庄则栋(小名大龙,因为他属龙,从小就活泼好动);二女儿,取名庄则平。

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并且保证是准确的庄则栋的“家谱”。他和哈同花园的联系就是这样。

庄则栋的“家谱”

罗名



旅游盛况

朱森林

做纸生意的老板在办公室里闲聊,说起一个故事。他说因为自己少发了一根烟,曾让他损失了10万元。大家很奇怪,都想听听。

当年他去江西的一个山村造纸厂进货,此前已了解到这家造纸厂濒临倒闭,仓库里有大量的原料堆积在那里。当然得到这个信息的人很多,如果能低价吃进这批原料,那么利润很丰厚,少说也在10万元以上。

他是一个优秀的营销员,很快说服了厂子里负责供销的人。那个满脸胡须的供销科长对他说:“最后要请厂长,也就是咱村长定夺。”

第二天,他再到厂里去,在一间泥坯房旁站着几个人,其中就有那位供销科长。他走过去打招呼,然后一根接一根地发烟。发到最后,他发现墙边蹲着一个人,衣着破旧、两眼无光,好像在想什么心事。他想这肯定是一个闲人。那支烟想递给他却一念之间塞到了自己的嘴上。

他和供销科长说了会儿话,让他引见厂长。供销科长却指指蹲在地上的那位,说:“他就是咱厂的厂长。”他就愣在那里,尴尬得很。这笔生意就这样砸了。

他说这次教训惨痛,但心服口服。一根烟毁了一笔大生意,表面上看似平太戏剧性,其实这背后躲藏着一个深刻的道理:每个人都是重要的,这不仅仅只适用于生意。

每个人都很重要

流沙

今宵灯谜

杨一峰

靓女跳伞

(电视剧)

昨日谜面:调解纠纷老娘舅(籍贯称谓)

谜底:宁波人(注:平息风波的人)

玉河以雷霆万钧之势从昆仑山口奔涌而出时,会形成六七百米宽的冲击扇,使得一部分籽玉沉积于此。玉河在几千万年里,河床也会不断迁移。新疆地区不少戈壁砾石滩,都是古河床的遗迹,其下几厘米深处的砾石层中有籽玉间杂。不知从何时开始,就有采玉人在古河床中掘寻和田籽玉。最有名的当数清代大小“胡马地”。

大“胡马地”在今洛甫县玉龙喀什镇南的昆仑山麓,玉龙喀什河两岸一带,南北绵延二十公里。小“胡马地”在镇东北四五公里处的沙漠边缘,是一块约七平方公里砾石滩,均系玉龙喀什河的古河床。

清乾隆年间在此两地采贡玉,还设三品官员督管。清道光二十一年(1841年),因“造办处所贮玉尚多,足以敷用”,官府停采贡玉,任民间自行采挖,不取课税。因“两地产枣红皮籽料,多羊脂白玉,玉质极佳,淘玉者闻风而来。”采挖者甚众,沿河早有泉,起房屋,植树木,以便客商寓居之所”(《洛甫县乡土志》)。众多挖玉者蚁聚此地,形成了一个叫“斯日克拉克托”的小镇。十九世纪中国西北部的淘玉热,堪比同时代美国西部淘金热。清末洛甫县主簿杨不灼写诗描绘当时盛况:“终日听鸣鹤,夜夜灯光”。誉此处是“片璞呈华”,为“玉河八景”之一。如今在“胡马地”,尚能见到当年挖玉坑洞和地窝子的遗迹。

本世纪初,在位于新疆和田布亚的公路里程碑三十一公里处白玉河西岸,即“大胡马地”区域内,发现了一块高二点四米,“靴子”形的花岗岩冰川砾石。巨石西侧篆刻着“大清道光二十一年山西忻州双堡村王有德在此苦难”等字二十厘米见方。此二十三个字排列奇特,以“大”字单列开头,又以“难”字单列收尾,“大”“难”两字首尾呼应,非常醒目。道光二十一年正是清政府开禁民间采玉的头年,王有德无疑是从晋北穷山僻壤,怀揣寻玉发财梦,只身来此地的异乡客。

“胡马地”挖玉非常艰难。古河床上

太阳才恋恋不舍地往沙里坠。血红的夕阳透过云层射出一道道金光,将天分成两半,一半暗蓝一半橙红,沙丘像层层叠叠的山

大漠情怀

张明吻

圆滚滚的火盘一寸寸沉下去,直到完全沉到地平线下面,被沙漠吞噬。

“人生短短几个秋,不醉不罢休,东边我的美人西边黄河流。”中国人是很有点武侠精神的,许多男孩在认识这个现实世界之前,就先认识了虚拟的武侠世界。在他们年少的时候,都主演过这样一个故事:身怀绝世武功,玉树临风,却不知道自己身世,一路被仇家追杀。偶遇一倾城美人,

不就该是飞蛾扑火吗?瞻前顾后的怎么能算爱情?可惜世间大多数的感情,连平淡的流年也经不起。我望着你的眼睛,说要去流浪,你会拉起我的手,轻轻在我耳边说“跟我走”吗?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,和我在沙漠里听驼铃、搭帐篷、弹琴看书,把对方当做整个世界的话,那我只好做一个吉普赛女郎,带上水晶球和塔罗牌,独自漫无目的地走下去。没有国界、没有边疆、没有尽头,哀愁在行囊中丁当作响。

我只是一个流浪的吉普赛女郎,风沙指引着我的脚步,望向远方的时候,谁能读懂我眼睛里的忧伤?

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,我的故乡在远方。”流浪,流浪,这真是个浪漫至极的词,非是文艺入骨的人才做得出。抛开一切所拥有的,全部清零,无牵无挂地上路,说走就走,不必问我的过去,也不在乎明天在哪里,命运安排,悉听尊便。几个人能有这样洒脱的胸怀?走过一些地方,爱过几个人,醉过几场,就老了。那就趁着年轻去流浪吧。

若是女子,大半与爱情有关。“请允许我尘埃落定,用沉默埋葬了过去,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,才隐居在这沙漠里。”究竟要怎样炽热地爱,才能让一个女子甘心做一朵沙漠玫瑰,究竟要怎样浓烈的清愁,才能义无反顾地背井离乡。问问三毛便知,她是幸运的,得到一个值得她这样做,也愿意陪她这样做的人。爱情亡命至大漠,终于摆脱了

覆盖了几厘米厚的砂土,砂土之下的砾石层被石膏、泥沙胶结成坚硬的板块,似三合土。头顶烈日风沙,用铁锤、铁杆挖出坑洞,再把砾石剥离出来,是十分繁重的体力活。据有关专家测定,古河床每立方厘米的砾石中,平均只有50克籽玉,好似沙里淘金。行迹历遍新疆的清代诗人萧维有文:“往往虚掷千金,未曾片玉,难愈见可贵。然复有一探便得,或才数量,而价值千金者。”

在“大胡马地”的砾石滩里,还发现了一些其他挖玉人的石刻,有一块石头刻着“回鹘文”。这种文字在唐代主要流行于吐鲁番盆地和中亚楚河流域,公元十世纪后,新疆当地回鹘人已基本不再使用。此处有个“卡什玛勒”(意为挖掘过的地方),曾出土了一些唐代古陶碎片。因此推测玉河两岸挖玉史,也许最早可以追溯到唐。

双堡村民王有德的石刻,引发了人们对其身世的关注。此村至今犹在,有人寻到宗祠族谱。在第十五代有字辈中,未见王有德名字。王家祠规矩:只有在当地结婚成家或终老归乡的族人,方能入谱。显然王有德两者都不是。那么王有德在刻了石头后,去了哪里?是一事无成,无颜回去见江东父老,最终困苦不堪,客死他乡了?还是应了“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”之古语,终获美玉,发财后在异域成家立业,安乐后半生了?这块石刻留给后人以无尽猜想……

“胡马地”的“苦难”石刻,道尽了也道不尽挖玉人的千年悲苦,然而却用入石三分的铁笔,实实在在地写下了“苦难”两个字,它屹立戈壁荒漠一百七十多年,是见证中国古代理挖玉人苦难史的纪念碑!

